

工農兵文藝叢書

爭取池文通

遂斐著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發行



書叢藝文兵農工

通文池取爭

(告報)

著 斐 遠

知新·書讀·活生

店書聯三

589 • P3 • 46K • P 110 • \$2.50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一九五〇年三月第一版

一九五〇年四月第二版

瀋陽鐵路印刷廠承印

瀋陽造15001—20000冊

• 總 管 理 處 •

北 京 西 總 布 胡 同 二 十 九 號

• 各 地 分 店 •

北 京 王 府 井 上 海 南 京 路 瀋 陽 太 原 街 廣 州 漢 民 路

天 津 • 濟 南 • 西 安 • 長 沙 • 開 封

香 港 • 大 連 • 哈 爾 濱 • 重 慶 • 漢 口

「工農兵文藝叢書」序

我們爲了供給工農兵大眾以他們自己能讀能唱的通俗文藝讀物，並便於通俗文藝的作者們互相觀摩研究，就編印了這一套「工農兵文藝叢書」。

本叢書內容，以描寫工農兵思想、生活、典型人物、模範故事、英雄事蹟爲主。表現形式有劇本、唱詞、故事、通訊等，要能使工農兵大眾讀得出、聽得懂；使一般讀者歡喜看、看了能得到益處。

本叢書底作者，有通俗文藝作家、詩人、說書專家和一部份工廠、農村、部隊文藝工作者。他們底作品，多半經過了演、唱，在羣衆中發生了

比較好的影響與效果。

我們選稿的標準，是政治性與藝術性並重。每篇作品，最低限度要能起到反映現實、指導現實的積極作用。

本叢書暫不限定冊數，什麼時候收到好作品，就陸續付印，但我們接觸到的作品是有限的，而取捨之間也難免有錯誤，希望各地讀者經常給我們提出意見，介紹作品，只有這樣，這一套叢書才有可能編得真正符合工農兵的需要。

三聯書店編審部

目次

第一次炸火車……………一

蟠武戰線上的工兵……………八

『貴富槍』……………一六

夜毀敵壘堡……………二二

回母——大官莊之死……………三〇

黃清榮爭取池文通……………四七

解放渾源的戰鬥……………六六

瞎眼見青天……………八〇

第一次炸火車

第一次去炸火車，是在四年以前了，那一次並沒有碰到什麼了不起的意外，可是在我的腦子裏，印象很深。

那一天，上級給我——當時我是一個工兵教育幹事——分配下任務，是要我帶九個工兵學生去實習，實習的地點是正太路北段的大橋。我當時非常高興，工兵學生們更是樂得跳起來，其中一個年紀比較大，綽號叫「楞頭青」的工兵，聽到叫他去炸火車，高興得就像瘋了一樣轉來轉去。

去爆炸的先一天，偵察和計算弄昏了頭，當時像誰也不信任誰似的，互相搶奪那張記計算的紙，重覆計算着。下午，我們整理那只在上課時用過的揹包，把信管、雷管、剪刀、鉸鉗、小刀、米達尺等拿出來檢查，又依次裝進口袋的格子裏，就怕少了什麼，臨時發生困難。隨後，我們把地雷裝進老鄉辦貨用的麻口袋。這樣整整化去了一天。

第二天下午四時，我們化裝做一隊行客商，出發走了四十里地以後，天變了，下着細雨，我們怕弄濕了地雷，就把麻口袋疊起來揹着，使雨水不致滲進去。又走了約十幾里地，雨停了，可是黑得什麼也看不見，後面的同志走得快就撞上前面的人，而帶頭走的却常常碰到牆壁，大家真有些不耐煩，甚至有了輕輕的咒罵聲，正在這時我答應了自告奮勇的一個小工

兵學生在前面領路——他是這一帶的人，每條路都很熟悉，事先却沒有注意到他。幸而我叫每個人把白手巾都放在自己背上，這樣一個挨一個走，互相的才能够看得清楚一點。走完了一段最壞的路以後，晚上十點鐘左右，我們到了河間凹。

河間凹這個村子離鐵路有二里地，北面二里半地是偽軍的哨房，東面五里地是鬼子兵的營房。這兒離我們要埋藏炸藥的大石橋已經很近了。在路邊上，我把九個工兵分成三組，每組分帶兩個地雷，很順利的到達大石橋下。

各組把分給的兩個地雷葫蘆形的重疊着，埋在橋脚下，插上了信管，按好了起閉器——這是我給起的名字，這是兩片銅片做成的，只要有壓

力，銅片一合，夾了信管，用東西遠遠的一拉，就可以爆炸——我就去檢查，那個楞頭青還沒有埋好地雷，我去幫他。

說起來也很好笑，我自己的工作也並不老練，不過到處去看看，摸摸地雷，或者拉拉鐵絲，摸了又摸，看了又看，心裏很不安，一點沒想到我這樣也許會被敵人發現呢！

很小的「轟」聲近來了，我們趕快分散隱蔽起來。我和楞頭青這個組伏在坡下，他心急地對我說：「來了！拉吧？」我急忙按住了他的嘴。壓道車從我們面前過去了。

楞頭青，是個紅軍的老戰士，土地革命時候打過不少漂亮的仗，他從來沒見過火車，到工兵排以後，成天的希望看火車，在學習中，他的用功

是每個工兵都讚賞的。

五分鐘後，托托的皮靴聲傳來了——大概有一排日本兵從鐵軌上過去
了，楞頭青自言自語的咕嚕着：『要是我一個人，我幹了他才痛快呢！』

東邊紅燈掛上了，火車的吼聲蓋過了所有的聲音，車頭上的燈掃射過
橋頭，剎那間我看清了楞頭青的臉——他望着火車，現出高興的微笑。

當火車一進入橋口，我們三個組同時拉了鐵絲，只聽得轟的一聲，燈
光熄滅，車頭朝上跳起來，越過了橋樑就躺倒在路軌外邊，後面兩節車廂
『孔通』一聲滾到河岸上，後面的車廂就停止了。

我們看到完成了任務，馬上跳着蹣着朝車上衝去揀勝利品，楞頭青大
聲阻止說：『不忙，老吳，車在冒煙，放毒氣呢！』我不給他多解釋，拉

着他就一直往前衝，一走動起來，他可又比什麼人都快的跑近了火車。

我們費盡了一切力氣，把車門打開，楞頭青第一個摸進黑壓壓的車廂，他一人就捉到了四個在車裏摸黑的敵人。

他押着俘虜，揹着繳下的四枝步槍和子彈到後邊去了，我們迅速地搬下大批的大米、罐頭、給養，——這是一輛貨車。

步兵們和附近的老百姓也來揹東西，在十分鐘後，我們就離開了那裏。

一路上，我們熱鬧地走着，快天亮時，我和楞頭青談開了。我談到工兵時常要冒生命的危險。

『我可從來不怕死！帶過十回彩，我沒哼一下，我還不能做一個模範

7

工兵？』他說。

從這回炸火車以後，工兵們活躍起來了，很難攻打的硬堡壘，工兵就去爆炸，每次勝利，總有這位楞頭青在裏面，他已經是一個熟練的爆炸手了。

蟠武戰線上的工兵

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八日，太陽剛射進山樑，工兵們集合在東部莊子裏，聽着那個瘦長的、文質彬彬的王連長分配任務——三排長帶七班配合七六九團二營，打奶奶廟；指導員帶三班、二班配合十三團打胡蠻嶺；王連長自己帶九班配合七六九團一營打西南堡。工兵們接受了任務，愉快的出發了。

敵人佔據了蟠龍以後，在蟠龍的四週築了不少的碉堡，碉堡四週盡是

鐵絲網，鐵絲網外是曲折而又交叉的壕溝，敵人睡在碉堡裏，自認爲睡在保險箱裏似的。

工兵連長王福昌同志，說話總是一字一板的，關於爆炸方面的知識，他特別豐富，從一九四〇年百團大戰以來，他的爆炸經驗是很多的，每出去爆炸一次，沒有不完成任務回來的。在沒有去爆炸前，他總是計劃得非常仔細，由於他的智謀和許多優點，工兵們背着王連長，就稱他『秀才連長』，到後來，工兵們忘了『秀才連長』是人們起的綽號，提起他就會很嚴肅的說：『咳！真是個秀才呢！了不起呀！』

這時王連長一邊走着一邊與九班長計算黃色炸藥的分量，和怎樣去炸毀那座在山頭上最大的碉堡。

九班長張玉唐同志，個子矮矮的，大家稱他『樹橈子』，他從沒有對同志發過脾氣，平時很少說話，可是每次爆炸成功後，他總喜歡罵罵人，這完全是爲了發洩他內心的愉快和高興。

上弦月已經偏西了，可以望見蟠龍鎮上升起的烟霧，工兵們還在走着，李長春、牛鳳鳴、牛自有，他們正在提出競賽，衛生員賈文東默默的希望工兵不會有一個彩號。

夜深了，工兵們迫近西南堡的山樑下，張玉唐突然轉過身來，對他的班員們說：『這次爆炸不像以前，敵人的工事做得很堅固，不容易靠近去，我們死也要完成任務！如果我犧牲了，你們把我的黨證替我繳給上級，我是決不作俘虜的！』說完話，把一卷紙塞給牛鳳鳴，牛鳳鳴怕遺

失，馬上轉給衛生員，他們又繼續向山上走。

走在前面的王連長停下來，等工兵們走近了，叫大家把身子伏下去，一聯串的像條長蟲爬進壕溝。走了約摸三十米遠，王連長一抬頭就看見一個僞軍向他們走來，僞軍發現了他們問：『誰？』沒等他說完，王連長把手槍對準他的腦袋說：『把槍放了！不准動。』僞軍照着這個嚴正的命令做了。王連長接過了槍，再朝前走，前面是幾條小路，前後走了幾次都挨不近碉堡。王連長呆住了，大家正在躊躇，忽然聽到敵人在碉堡裏大聲講話：『不要慌！打他的……』這聲音一完，接着又有一個僞軍出來，工兵們伏下了，王連長捉住了這個僞軍給帶路，就很順利的穿過曲折的壕溝，到了碉堡下面。